

詩  
說

五







詩說卷第七

信安劉

克

學

鹿鳴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詩之以鳴名詩者三齊風之雞鳴宣王之鶴鳴其皆以

詩說卷第七

一

一

聲起義是詩以鳴名詩而不以聲必有旨也雞畜於人而言其家鶴與鹿皆以賢士言鹿之不以聲為義者鹿在野者也鹿之鳴非求聞於人也賢之在野豈求聞於世哉詩人以食言者猶有嗜慾之可求也猶劉累豢龍之義使上之人知所以求之也是或名詩之旨乎首章言周行以周道為訓似無他比以周之列位為訓似與名詩之旨相反莫知所從詳玩詩辭笙鼓篴幣皆以我言上之人也人之好我非賢者乎若是則周行為立國之道孔鄭之說得之矣毛氏已有此訓也二章承上章



之義賢者既幡然而改以立國之道佐其上故德音昭  
明善類皆進故曰是則是傲二三皆以旨酒言之三章  
復言鼓瑟者見人君待賢終始無間禮意有加君子之  
和樂賓主相安之情也且四詩之首文王固也天保之  
義豈不大於鹿鳴乎小雅之首鹿鳴者何哉蓋周家以  
賢立國文王以得賢興周聞文王而作興不但二老而  
已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皆是則是傲之君子以彙征者  
也鹿之取喻非若麟鳳之爲靈世所常有之物文王之  
用人惟常人常德之爲貴鹿之常有於天下自有出乎  
其類者焉故靈臺之詩亦以麇鹿爲言其曰王在靈囿  
麇鹿攸伏固自有常而可貴者乎

### 四牡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  
駢駢嘽嘽駘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騅  
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  
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駘載驟駉駉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

是詩與皇皇者華均爲遣使是詩念



誦求善之旨過之遠矣何別於先後之次乎必有深旨  
說者不詳思耳四牡之使王事也皇華之使民事也詩  
之辭較然矣又有大馬者詩之首章周道與王事對言  
以周道之倭遲而服勤王事非三分天下以服事殷之  
時乎孔子論才難指舜之五人周之十亂繼以三分天  
下事殷之辭則十亂之事殷世儒槩歸之文王者也以  
周道倭遲一辭而玩其義文王事紂之情著矣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此詩乃以倭遲為發語之端終守臣節極  
其事君之小心遣使于商紂以無道遇之豈有行人擯

勞之風周之文王不使以時而返綿歷歲時欲歸不能  
且勞於王事始之身心之勞苦浸至於父母之不相及  
詩凡五章四言王事三言懷歸其淹於於王朝以無闕  
於周家事殷之道非文王至德何以致其臣如此哉三  
四不以馬言而以騅言騅之為禽抑西土之禽不可臆  
言乎方言宜亦可據訓詁以為鳩鳩言其拙不能自營  
其巢者而集于柎祀之上非可棲之木也詩人喻文王  
事周之心切矣

皇皇者華



白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  
如濡載馳載驅同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  
周爰咨謀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  
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遣使原隰前不經見人君巡狩與省耕斂皆身歷之未  
嘗遣使也周官之歲相問殷相聘賀慶致禴所以遣使  
者行於諸國不爲原隰也文武之時乃有此詩用前古  
所未有之典必有在也意者文王當紂之虐政民之被  
患甚矣正日昃不食咸和萬民之時是以有此耳使于

原隰以求民瘼諏謀度詢如左氏所載穆叔謂咨親爲  
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則幾於鑿矣要無所  
不盡其情以達首章之仁意而已首章曰白皇者華言  
使臣之咨訪民之見之其光華若此駢駢征夫之衆猶  
有靡及之懷謂文王之遣使雖責之其臣臣雖盡瘁文  
王之懷常若有所不及所謂視民如傷者也使臣若有  
不能達其仁之意故其臣體文王之意無所不用其極  
其周訪至于三四而後無遺情焉以此觀之意自深長  
詩序所謂送之禮樂者自光華字生此義耳若駢駢征



夫每懷靡及亦■有文王日昃不食之心矣止就詩詞  
莫見送以禮樂之意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  
孔懷原隰哀矣天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  
况也永嘆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  
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儂爾邊豆飲酒之  
飶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樂且湛宜爾家室樂爾妻帑是究是圖宜其然乎

詩說卷第七

四十五

七

詩意深遠切至非周公之作不可能也說詩者但以急  
難闕牆推之而聖人之旨徃徃浸微故於詩辭多所不  
通強以文辭通之耳竊意詩之大旨謂闕牆急難不問  
大小皆一時人慾之私而天理之大者本不容間斷其  
不容間斷者乃其自然之天非一時事變所能易也非  
周公安能及此哉首章謂常棣之鄂韡韡相附者天也  
與生俱生者也詩之本旨惟此而已二章謂死喪亦可  
畏矣惟兄弟之喪一也哀於原隰之中而求兄弟之似  
焉者三章脊令之在原者也與四章同旨故皆有每有



良朋之辭謂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故曰每有厚於所暱而薄於兄弟者多矣急難則猶可歎至兵戎之事則幸其偶無爾如有戎禍則同舟遇風也以丞然來思言之丞蓋衆也雖衆多之友豈能爲益哉若喪亂之必同非閱墻小隙之能間也務之音侮鄭氏所音以已意爲音爾未必詩人之旨言外禦非禦侮而何務於外禦其義一也五章言喪亂既平之後於其所暱者反厚於兄弟矣人情之暫同者非若一家自然之親也六章七章皆以和樂言之同此和樂者妻子爾友生雖暱莫可同也

前七章若非有深旨卒章何以曰是究是圖乃知究圖於人情不及之地天屬之愛與生俱生無或少間反覆討慮歸於極至此詩之旨也由是推之兄弟不藏怒不蓄怨管蔡之逆其爲周之本支固自有存焉者周公成王不以其技本塞原爲可外也周公謂誕鄰胥伐于厥室天倫之變周家不以是而踈於同姓大封者五十有三三焉可以見周以宗強之本旨矣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醜酒有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祭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涓我無酒醕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涓矣

以鳥鳴喻求友可也以伐木名詩何哉鳥有知之物也有知而相求情之不能已也木之無知而空谷之聲必答如鳥聲之相友者喻人之求友天然之應不待期而

四  
卷之三

四七

三

從此喻求友又切於鳥之求友也故以伐木名詩三章皆以此起義伐木之聲無成虧也有成與虧猶鳥也詩人取喻可謂精矣首章詩意所主遷君回之旨無友不如己之義其言出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之義孟子下喬入幽亦取友三損之義既反覆其人之求友矣乃遽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義無所起也強曰質之鬼神豈理之暢乎此自友聲起義也是詩以同聲相應為主所聽者聲也聲之所達非形跡所能間斷情所必達者聲而已爾心之所不能掩者聲也聲發於心鬼神不能欺



在人安得而不應乎易言鶴鳴在陰以喻求賢惟我之  
求友發於中心之誠和而不乖平而不險則千里之外  
應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乾亦曰同  
聲相應必若木之無知不以其類其應亦捷者詩人之  
旨也二章謂肴酒不足以求友也兩言寧適不來安所  
往而不來乎微我者以我爲微如微君之故之微旣不  
顧我而有咎我之意也此章專以求與友而不可得爲  
言易言二簋可用享此言八簋禮之極備不容加者也  
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同意三章伐木于阪則無  
相應之聲矣無相應之聲賢雖聞不足以得友矣苟非  
賢德爲善類所親則不勝其降矣惟有禮文以要結之  
而已故醴酒則有衍邊豆則有踐不以物之厚薄爲數  
兄弟無遠情雖在焉德已失矣則物常足以爲譴故有  
酒可也無酒亦可也雖坎坎之鼓蹲蹲之舞皆不足以  
爲求友之助待我之暇而飲此之滑其心豈果爲我友  
哉由是反之則首章言求友之聲非淺之爲事也此孟  
子所謂仁聲之入人深乎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  
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穀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  
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必先  
王君曰上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天詒爾多福民之質矣百  
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  
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是詩歌詠得天而已非有關於興王之大體也言文武  
者必以天保爲盛詳觀是詩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以

是爲多福之本抑有大於此者乎詩人之旨甚深非夫  
人之所能知也易之卦惟大有爲義最大其上九曰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吾夫子繫易之嚴獨三言之其一則曰  
觀象玩辭二則曰變通則久三則曰祐助信順諸卦之  
爻未有加於此者也又常於無妄之彖發之天命不祐  
行矣哉事必得於天祐而後能大非人力所能參也周  
自克商以來殷命未黜而有二匪墨之變大誥謂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天下雖歸周肇造雖已又天命蓋未定  
也況於孔固乎迨夫黜殷之後人情未一有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之言周召皆有不敢寧于上帝之命之心想  
夫是詩之作其追述之詩名以天保即大易自天祐之  
之辭是以其福如此其隆也至於四章告于先王亦可  
以慰文武之靈矣惟五章以多福係於民之皆化此却  
是福祿之實證必若是矣天而後如月常日升山之壽松  
栢之不凋所以為天保之定也不然則詩人虛辭夸詡  
而從於詭誕不可執取之域非所以為雅天一章之旨  
其要在徧為爾德一語乎說詩者溺於詩序歸美之辭  
專以人臣贊美頌祝為義失之多多矣首章言名詩之旨  
明天命之定其指實事則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而  
驗天命也自古興國常富庶亡國常匱急非天雨鬼輸  
頓至殷卓者天佑之也詩人以此信天命之定且固也  
二三章形容天命之於穆不已也四章言萬物盛多可  
以致孝乎鬼神也五章言多福在天下皆興於為善此  
至治之極也卒章始言天命之永期於無窮序詩者謂  
之歸美者虛文爾豈知詩人之實理乎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



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  
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  
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  
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  
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  
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漙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以下三詩共一事也却有遣戍送勞之異文王旣

爲西伯任國家之事大雅則言昆夷小雅則言玁狁是  
詩無備昆夷之辭序者以文王昆夷之患雜而歸之此  
詩况豈鎬不應北接玁狁若無預乎周室也又况當時  
所謂夷狄者雜居中國非若戰國之後有中國夷狄地  
勢之辨春秋以前言戍某國者止戍其國未有戍于境  
者也玁狁之患文王知其錯處中國爲天下憂柔已也  
於是攘却而斥之於朔方之外使南仲城之而徃戍焉  
爲中國除患也詩辭旣有深憂矣終又曰我戍未定豈  
不日戒程氏謂爲戒備其善不但爲一國患而已于時



種落尚多未能盡斥之境外所成者獫狁耳春秋之後  
為戎狄者多在中國宇內種落皆強徃徃諸國視其力  
之能行皆劬此為至秦乃盡斥之是詩遣戍未嘗用師  
于獫狁也似若文王為西伯時獫狁之患未熾西伯以  
征伐為任亦不以用師為心止於守衛中國之境使不得  
內侵所謂一月三捷至則擊之至宣王時漸強於是  
有六月之伐文王時可以無伐也當時為將帥者固知其為  
後日患也然伐獫狁以天下為心乃居小雅昆夷之服  
而居大雅者為西伯與受命作周異矣征伐之功固不

可進於不戰之列也前三章皆以采薇為辭如毛鄭之  
說可也然自薇之生而柔而剛一章言歸而以歲莫為  
言二三章則憂矣此見獫狁之浸強也四章言軍容五  
章言警蹙卒章言終歲之勞不足咎自悲而至於哀非人  
所能知則憂國之大者也文王遣將其盡忠如此書謂  
大邦畏其力歟前五章皆以王事而急忘其勞忘其家  
忘其飢渴可謂能體國矣卒章曷為傷悲乃斷之曰莫  
知我哀似若相反者然詩以最後之辭為重十之七八  
也此必有旨竊意服事殷者又王與十亂爾安能同於



戍卒哉殷之必喪人所同知尚能憂玁狁乎爲中國之  
故捍禦外患文王之心天下之心也文王雖忠於事殷  
豈果能以是保殷之不亡乎是以悲且哀也長城之築  
其首城朔方者文王實肇法也

### 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  
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  
建彼旄矣彼旟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  
南仲徃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詩經卷十

十三

昇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徃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  
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嘒嘒草蟲  
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  
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祁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詩以出爲辭序以還爲辭何也謂於旣還之後勞其出  
師之始亦可也但詩辭無勞還之旨耳古者專用車戰  
故以名詩車之方出前二章皆言于彼不得強以爲歸  
也三四皆以徃爲辭四所謂昔我徃矣得非指舊役乎



豈不懷歸成役之情也未可謂之還歸明矣五章程氏以爲望王師之辭信矣故有未見旣見之辭由是言之則南仲之薄伐西戎似指前日之功也卒章似若期以成功之辭序詩者因薄伐西戎一語故於采薇之序合昆夷玁狁並言說詩遂演而實之詳此三四詩皆戍于境而非伐也其間所謂伐者因其來侵而伐之耳不然不應淹久如此自南仲北伐之後中國三百年無戎患至宣王北伐不百年而有犬戎蔑周之禍抑文王攘斥之功後世未之考乎

### 杖杜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之名杖杜者三其章首皆曰有杖之杜義不相遠皆謂物性之特立也是詩無勞還役之旨序詩者旣以出



車為還帥遂以此詩為還役以其辭之近似也此詩有  
室家思望之情皆役夫未至之辭既未至矣何以為此  
辭哉自采薇以下三詩雖作詩之人皆異然商紂在上  
文王以事殷之心能使婦人女子皆以王事為急思之  
不失其正而無怨懟之私心豈非文王之化與二南同  
風而正小雅諸詩又其化之成而一於正者乎此吾夫  
子所以繫之雅而以為什之首歟

魚麗

魚麗于留鱗魚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留魴鱧君子有

詩說卷七

四十五

并一

酒多且旨魚麗于留鱣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多矣維  
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萬物盛多固德成治盛之所形見其本原在天保之首  
章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天眷之實詩人美之亦其  
所也詩雖甚簡直而事與情甚備物之蕃阜必驗之於  
魚魚者水中之物非人力所及詩人以物之盛多為旨  
謂魚之自麗于留者也其曰君子有酒蓋其君民上下  
相得於悅豫如此之盛其卒章則以物之多為末其德  
嘉矣其人偕矣其時泰矣由是推之太平之象未有加



焉不以其物者末章之旨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李曰六篇皆以秦火而亡則義不可得而知而毛氏於六篇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皆是意度之耳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二字或一字以為題如冬蠶斯樛木皆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全屬不在焉但說篇中一兩字耳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逐意作序

南有嘉魚

詩經卷六

十六

界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祈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雛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是詩言南下詩亦以南言與二南同義且豳錫之去江南遠矣就使西北所統之地亦不應指江漢之間以言得賢其求賢捨近而舉遠強為之說抑豈不通但不應取義如此之遠豈自豳錫至江漢皆不可以賢言哉南言化自北而南者子夏之辭爾文王之詩以得賢興周



必待江漢之賢而後興乎竊意文王之詩多以南者殆受命作周之後詩人以其南面而聽天下故多以南取義如嘉魚臺葉皆自豐鎬所都之南為言非合天下之大而有取於江漢之南也二雅二南皆文王道德化既成之詩其辭皆樂易簡大粹然王道之大凡詩辭皆鼓舞歡樂之事與他詩異矣雅者正也王政所興也小雅之別其義少異於大雅爾吾夫子所以別詩之義非子夏之徒所得而與也三章之樛木即周南詩旨四章翩翩者騅即葛覃黃鳥于飛集于灌木之旨氣類之感非所致而致焉此所以見聖德所感召也歟是詩專以嘉為言魚之言嘉者以其賓之嘉德也文王肇造之主大如十亂必有異於人者觀是詩自嘉之外無他美焉其義惟雅言為他經所不及也吉士吉人蓋亦近之嘉固非吉之所可並也似若淵懿睿聖之謂乎不然無以當詩人之詠歌也矣

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是詩謂賢才衆多者每章之首辭也詩人之旨不專在此詩凡五章言樂只君子者十每章再言之不少異也說詩者溺於序詩之辭謂其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則不容不以樂只君子爲賢者之事若謂指賢者亦可萬壽無疆可謂之賢者乎縱使不以爲嫌保艾爾後曷爲又

指賢者後嗣乎此溺於序而不思爾凡言樂只君子多指文王名詩以南山有臺臺草也亦可以備風雨猶大雅棫樸之旨自其草而至於木皆爲有用之物此喻才之大小皆有益於時每章三辭足以喻其多才矣自此之外皆文王也前二章邦家之基光矣三曰民之父母四五曰壽其再言也又自萬壽而進於德音又進於啓作後人謂王業之永久也說文王之意多於得賢者遠矣

由庚 崇丘 由儀



詩序謂得由其道故東哲遂以庚爲道古未有庚訓道之例以易言之先庚後庚則庚爲更以時言之庚在西南坤之方也其猶七月乎周公以七月名詩此詩以庚名不可強異之也得非物至此而更月令中央土而後爲秋或者西成之方萬物更始之時乎六亡詩東萊以孔氏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爾據六月之序則由庚宜在南有嘉魚之前次於華黍而崇丘在南山有臺前而後由儀次之孔氏謂由庚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下從其類竊意詩之次本自如六月之序豈詩之次本於詩序迨詩之既亡毛公乃比而合言之耳

### 蓼蕭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兄弟宜兄宜弟令德壽且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脩革忡忡和鸞雛雛萬福攸同

是詩以蕭爲喻蕭野草也何地無之蓼之言其茂詩人之



旨在零露一辭故四章同辭自潛至濃露浸渥也露必  
夜零天地之澤惟露惟均無物不被無物不均凡詩言  
未見而後言既見惟秦風晨風止言既見此獨不言未  
見則其爲諸侯朝正於王之燕也已不但湛露之燕也  
故詩旨視湛露爲不遠豈若漢之大酺乎

湛露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  
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  
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詩經卷一

二十一

豈

是詩天子所以待諸侯也以燕爲重尊天子也但有不  
可曉者君之燕其臣以禮接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臣  
庶用之猶爲非宜況於名分尊卑之際乎臣卜其書未  
卜其夜若訓詁所引亦是當理是安可踰乎又可謂之  
成於同姓乎如謂詩人詠歌之辭非實有是事亦非可  
以爲訓也况曰雅乎露以夜零君道在剛故以日爲喻  
夜陰氣也陰氣凝而爲露喻天下以權制者陽也以恩  
浹者夜之露也飲之托於夜者以露起義也首章期之  
以醉以燕而盡其情酒以行禮故期之以醉自此以下



不以辭言矣在宗廟成此禮其謹於禮可知湛湛之露  
則其沾潤澤矣所以與君之澤恩如此其深也湛露夜  
露之深故能如此既露既足故必朝日之升而後晞喻  
吾君之臨其上君以陽為德而禮不可瀆也二章所謂  
在宗載考者同姓之親乃成其禮則庶姓之不成可知  
也前二章待諸侯者以情必貴於浹洽故以夜飲言後  
二章言莫不者君臣因燕賜而益尊敬莫有不謹者也  
三章以令德言德將無醉也卒章以令儀終之則終始  
乎禮儀可知其旨似若琴瑟張不知之意桐柷皆實矣

詩卷第十

六十一

道清

有和樂之質而非所以為用也詩旨見矣柷柷所以伐  
琴瑟也不言琴瑟而言柷柷者琴瑟之質天地之正性  
也故以實為言且實在成禮不在並樂也

### 彤弓

彤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  
饗之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  
一朝右之彤弓召兮受言橐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  
既設一朝醕之

藏之載之橐之在先者人君重其自有而後所重也



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中心其愛其人也鄉食之右之而後醕之者始錫也其不輕於所賜如此右之若右序有周之右非列之諸侯之上其可命之以征伐之事乎自其受而藏之之初積而至於醕之之盛其儀典而後錫焉則所重逾於弓矢多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我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我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汎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詩十九卷下第一

二十一

三百

是詩未見所謂育材也以我喻人才何哉育之於不食之地何以謂之育乎詳味詩辭但若喻人材衆多皆願立於王朝周王能大受之無一弃遺卒章人才用於上如舟之在水如大魚縱巨壑無一不足人才既多周又並用之其用之也又各得其所故四章皆言既見君子一時感會之盛而已無他義也六月序言無禮儀亦與樂育不相涉皆不得其說故耳

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



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  
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  
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其武之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  
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  
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  
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包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是詩之序備言四夷交侵中國廢亂考之宣王之前蓋

未至此也厲王出奔之後共和之政去前世未大相遠  
變亂之殷在幽王之後平王東遷始降於國風前此王  
政尚行於天下特服從不逮昔者爾若玁狁再侵吉甫  
伐之蠻荆爲讎方叔克之本未爲天下大患中國蓋未  
微也是以宣王中興之易若宣王之後幽王喪亂始不  
爲中國如序詩者之言矣故朱氏亦疑之謂人亡政息  
雖鍾鼓管絃之聲未廢其實不舉此失於信詩序之過  
強爲之辭爾學者但詳考宣王以前之事則知詩序之  
妄矣首夏出師犯古人之明戒宣王初政善意方新決



不至此直以獫狁之侵日急勢之方熾爲中國之憂故  
命尹吉甫驅而出之爾侵鎬謂地名之適同美矣方若  
朔方之方向者文王嘗以獫狁之患而城朔方詩曰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其上章亦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亦  
專以方之一字爲辭則鎬及方方爲朔方明矣知方爲  
朔方之方則鎬固近於方信非西土之鎬也首章明出  
師之不獲已不容少緩王國中國也二章言天子則顧  
憂在君心矣成軍於內而後出見師律之嚴焉三章以  
武功言中國爲之安定人已信其有功四章以戎之侵  
與師之出對言見捍禦之盛也五章言斥地之廣至于  
之辭極其所至以爲吉甫之功言萬邦則夷夏皆在焉  
卒章直見君臣持勝之道以吉甫之功如此詩人不過於  
辭王朝不過於賞將無於伐之心人無佳兵之意燕錫  
均於朋友寵章止於酒肴以孝友爲當尊以中朝爲有  
賢不以一時功力加於百世名義之上視君臣動色相  
慶茅土醕功者何翅萬萬哉此所以見聖賢盛際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千此畱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千



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篚菲魚服  
鉤膺脩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  
三千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瑋葱珩駟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  
泣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  
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嘽嘽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此詩首末尊言方叔車甲之盛上不及宣王下不及同

列以方叔元老之辭推之其幾於師尚父乎方叔壯猷  
專任軍事耶詩名采芑若是喻方叔選士之精毛氏所  
謂新美軍事者乎三代寓兵於農此時疑有存者選擇  
而取之所謂采也首章車從之盛二章將帥之重三章  
師律之嚴陳師鞠旅固未戰之事也四章則言有事于  
蠻荆者也且造釁者蠻荆而克伐者玁狁鄭氏謂方叔  
先與吉甫同伐玁狁今特伐蠻荆此以詩之辭為說而  
未必然似若玁狁與蠻荆相挺而動玁狁世為周患北  
方之強也伐玁狁則荆人自服矣或者方叔當蠻荆吉



甫當獵於吉甫奏功方叔全師耶獵於在北荆在南地  
不相比二詩不相涉故采芑言出師之盛而不言功遽  
有振旅之辭六月言薄伐奏功而不及蠻荆事雖異而  
所以服戎狄者固相關也比而參之則一時事迹自見  
也以維糜維芑言之則芑蓋禾屬也未敢謂四月非禾  
熟之時但整車馬而出而從容於采獲則事勢非宜爾  
以出師爲名而以禾黍名詩亦非類謂之苦馬則似矣  
兵車無所食采野菜而食之則可也

車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  
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蹶蹶建旄設旌  
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決拾  
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駿不猗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  
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宣王功業不終是詩亦可見其漸矣一時未以宣王爲  
可刺故多美之辭自古會諸侯皆以禮其察諸侯以治  
未有以田獵也以田獵示諸侯如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決拾旣同助我舉柴古無此比也其近似者成王岐陽之蒐耳此事於經無見焉周召在位未必有也群辭承德矣文王之於其國不敢遊田以供庶邦孟子謂省耕省斂豈有田獵選車徒之事如齊威晉文之爲也後世但見詩辭多夸詩序多美以其時推之共和以後王室已過於弱宣王中興而有獫狁蠻荆之梗兵固不可不強遂合諸侯以蒐田爲名而選取其尤以壯京邑詩人歌之者此也古者多以車戰詩辭詩名之所重也教亦近於京洛豈有復古止在田狩哉教謂爲教鄙之教固爲有據安知豐鎬間自有教地乎吉日詩言洛李氏謂周官雍州其浸洛汭非豫之洛也其詩又謂溱洧之從信其爲豐鎬之地二詩並列其事同其時同序特見其有教地遂謂爲東都爾吾夫子刪詩之旨蓋自是而見宣王不終之漸其十篇爲什者毛氏所列恐非吾夫子之舊也詳是詩亦有鴻鴈誇羨驕矜之意殆其失德已著詩人乃顯刺之于時蓋未虞其至此也若宣王因田獵選車徒於鎬京行之何所不可會諸侯用之則不敢以爲然也豈其所謂變小雅歟



吉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  
群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麇麇漆沮之從  
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侯侯或群或友悉率  
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詩之言田獵者皆刺也宣王詩獨以爲美歟是詩曰天  
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竊意與車攻同時而諸侯亦在焉  
成康之世可謂盛矣而田狩不書宣王僅能中興而田  
乃如此見歌者兩詩焉謂非刺不可也使諸臣效力於  
禽以遂人主田狩之樂三代之賢主有是哉李援周官  
雍州其浸洛汭甚善其詩曰漆沮之從按禹貢渭水東  
至于澧又東過漆沮其爲澧鎬之水甚明若使自澧鎬  
遠狩于洛則愈不可言也

詩說卷第七







